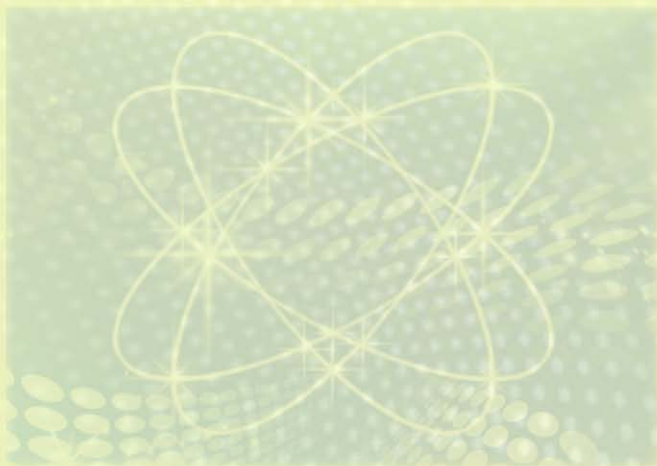


续侠义传

佚名 著



导 读

《续侠义传》十六回，为赵景深先生（1902—1985）藏书。景深师仙逝后，据其生前所愿，全部藏书皆捐献给其任教之复旦大学图书馆。此书亦已同归彼处。

此书未署作者姓名号及出版、刻印者。线装四册，刻印字体精美。框高四寸八分，宽三寸。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中缝有书名《续侠义传》和回数、页码。从书品、纸张和刻印字迹等分析，当系晚清刻本。公、私藏书未见著录，古典小说版本研究著述也从未提及此书。

《续侠义传》的情节紧接《侠义传》（后又改名为《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之后，是惟一描写七侠五义故事的续书，与叙述七侠五义后人的《小五义》、《续小五义》完全不同。

此书写白玉堂误入铜网阵后，并未遇难，而被襄阳王生擒。幸遇侠女翠绡救出，与众侠重聚。颜敏上报襄阳王谋反证据，圣上命他率众剿灭襄阳王及其叛众。经过艰苦战斗和多次反覆，终于全歼叛逆并捉拿潜逃的狗头军师魏明公归案。侠女元翠绡救出白玉堂后，又受邀帮助剿匪，屡立奇功。叛党剿灭后，她奉旨与白玉堂成婚。五鼠见朝政不明，先后辞官，遁迹江湖。玉堂夫妇在陷空岛居住十年，先后生了二子，夫妇俩借去钟山祭扫翠绡父母墓地之机，入山不归，隐居修行，不知所终。

本书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全书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情节发展跌宕有致。作者注意人物形像的刻画，主人公白玉堂身陷囹圄时无可奈何、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颜巡按和众侠对白玉堂的情谊，都描写

得较为细腻真实。反面人物的描写，在某些方面比《侠义传》更为成功。

尤其是军师魏明公的奸诈成性和诡计多端，给人印象较深。与人物描写的白描手法相适应，小说的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这也适应于旧时代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的阅读水平，可以看作为有识见的作家追求小说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种尝试。至于小说结尾打破一般侠义小说封官享禄、金榜题名的庸俗化雷同格局，则不仅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也属一种创新，而且豪杰归隐的余音在欣赏美学上也含有值得回味的效果，应该肯定。

《侠义传》评赞

颜敏是三侠五义领袖，看似一无所能，但观其初遇白玉堂于风尘仓卒之中，独具只眼，索盛饌则慨然应之，赠重金则泰然受之，如此气概不凡，已具宰相之器。玉堂在侠义中最为兀傲不群，乃于杯酒立谈之间，使生龙活虎自然就我铃束，即此便是驾驭英雄手段。徒以羞涩空囊，当筵豪举，谓颜、白缔交因此，则视玉堂太卑，视敏太浅，所见更出雨墨下矣！

余故于上上人物中，不得不为颜敏首屈一指也。

展昭自是上上人物。写得如此精细老成，居然儒将，且有德器。

北侠亦是出色写来。但狮子搏象搏兔，处处都用全力，究是狮子笨处。且其平昔交游，至契莫如沙龙，至亲莫如艾虎，烘托殊不高妙，即主峰亦为之减色，止可定为上中人物。

丁兆兰、丁兆蕙以“双侠”齐名，自是难兄难弟矣。但二官人便觉妙手灵心，神光四射，大官人却乏精采。丁兆蕙自是上上人物，兆兰便是上中人物。

卢方并无正传，但写得忠厚到十二分，义气到十二分，不独四义甘心作弟，即三侠在坐亦不得不以老大哥推之，安得非上上人物？

韩彰写得稳，徐庆似逊之，然天真烂漫处亦不可及，均是上中人物。

蒋平水中功夫几成绝技，写得精神百倍，绝后空前矣。而心地过于曲折，言语过于尖酸，少一种光明磊落之概，竟是中中人物。

三侠以展昭为主，五义以白玉堂为主。观二人一见仁宗，均立授四品护卫，际遇视诸人独优，固已立竿见影，不待同拜殿帅，始为特达之和也。书中于展、白二人，处处用两峰对峙法。苗家集双龙抱

柱，其点睛处也。有白玉堂结交颜敏，则先以展昭救援包公引之；有白玉堂娶元翠绡，则先以展昭娶丁月华引之；有白玉堂困地牢，则先以展昭困水寨引之；甚至玉堂夫妇有干、莫两剑，亦先以展之巨阙、丁之湛卢引之。而展昭之屈于玉堂，与玉堂之屈于欧阳春，皆以双侠为解围归宿之地，尤其穿插无痕者矣。就前半而论，则展以德胜，白以才胜，似乎展优于白。及地牢出险之后，玉堂如良骥追风，一日千里。结处展出白隐，则仙凡顿别，玉堂其犹龙乎！细玩全书脉络，又明明以玉堂为主，而展昭亦主中之宾。其进德之猛，避世之超，识力迥出诸人之上，在上上人物中，是谓无上上品。

柳青自是中下人物，除却哭玉堂一副眼泪，别无可取。

沙龙身价何尝不重，但如画疥骆驼，终带三分蠢气。定为中下一——还是从老员外体面上挣来。

艾虎即作馆僮，亦尚不及雨墨。栽赃证主，虽云弃暗投明，究非端人举动。以此得“小侠”之名，不亦怪哉！后半虽出力描写，总觉身分不高，所谓“婢学夫人，举止羞涩”也。匹以玉兰，尚觉相称。吾于凤仙，有“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之感，其品次当在中下、下下之间。

智化直是下下人物。观其举动，颇多暧昧不明之处，所谓穿窬之雄也。以世家子弟无故游马强之门，徘徊不去，其心叵测。收伏锺雄似乎善于补过，然导以正言，锺雄已能乐受，又何必行诡秘之计？且有同生同死之五义在前，而彼竟视结义如儿戏。一诚一伪，判若天渊。噫！狐本媚兽也，狐而黑，黑而妖，观其绰号，何止春秋一字之贬乎！

钟雄费却无数笔墨，而观其举动，不但不得为大将，亦并不得为盗魁。其轻信智化，震于唇吻之虚锋，委以腹心之重寄，以致顷刻之

间命悬掌握，全家几致丧亡。其极豁达处，正其极颠预处。既无治军之律，又无知人之明。此人即不收伏，亦与尤冲、杨烈等耳，并不能及吕武也，亦下下人物而已。

公孙策周旋包、颜之间，如药中甘草，处处用得着，却处处不担沉重。考其生平，无一件出色之事，置之中中已觉过量。

包公之有王、马、张、赵，颜巡按之有焦、孟、龙、姚；譬如庙中有一神，照例有四个皂隶；衙中有一官，照例有四个轿夫；戏场中有一个元帅，照例有四个摇旗呐喊兵丁；备数而已，不足置论。

全书中如倪继祖、金必正、汤梦兰、金辉、施俊，及破襄王时之总管、都监、防御、提辖，以及姜铠、史云、陆彬、鲁英等，均如棋中散子，无关全局之势。或写得好，或写得不好，乃风行水上，自然之文，不足计较也。

丁月华以双侠为兄，以展昭为夫，身分自然名贵，但一激即出，终欠大家风范。

凤仙、秋葵、玉兰都是野花点缀春色，不足助名闺瓶供，其身分直与飞奴等耳。

柳金蝉便超出牡丹、绛贞之上，岂所谓“随夫贱，随夫贵”乎？诵义山“我亦举家清”之句，颜、柳可谓双清矣。

然皆未若元翠绡之超群绝伦也。未写翠绡，先写其奴婢。元全是书中奴仆第一，飞奴是书中婢媪第一。继而写其世系，元侍郎是书中威畹第一。继而写其父母，元修撰是书中隐逸第一，裴夫人是书中礼法第一。继而写其姑母，元妃是书中后妃第一。烘云托月，已将翠绡置之百尺楼上。谓之才女，才女不足尽之；谓之贤女，贤女不足尽之；谓之孝女，孝女不足尽之；谓之侠女，侠女亦不足以尽之。读其传，不独隐娘一传有青蓝、冰水之别，即一切《列女传》、《侠女

传》都为之减色。不图于小说中得未曾有，即择书中侠义第一之白玉堂以为之配，亦如隐娘之适磨镜少年，铢两未能悉称耳。

元全、雨墨均是奴仆中上上。两人作翁婿，亦可云冰清玉润矣。有元全，则展忠、颜忠、裴福皆常奴耳；有雨墨，则锦笺直顽童耳。即奴仆一门，写得错错落落，亦自“群山万壑，都赴荆门”。

襄王直是杀才，作者其有感于烛影摇红之狱乎？罪襄王所以罪太宗也！

魏明公写得狡猾可爱，巡按处竟无一谋士足以当之。若无荆门一走，竟不得谓草泽无人。写吕武竟是《水浒传》豹子头林冲。抬高吕武，正是深恶钟雄也。

沈仲元生平，孝肃之断简而严，明公之骂详而快，智化之义，独拳拳于仲元，气味可知。

目 录

第一回 恨在心头寻踪觅线 喜出望外诧鬼疑神	1
第二回 一意牢笼阴谋换骨 三生因果仙语藏机	12
第三回 明忠孝妙手盗盟书 救英雄无心分宝剑	23
第四回 宴华堂弟兄谈旧事 开妆阁姊妹订新盟	35
第五回 颜巡按拜表请除奸 庞太师泄机私报信	47
第六回 襄阳王夜攻巡按府 元翠绡火烧冲霄楼	58
第七回 用火攻踏雪解重围 扼水险分兵占三县	69
第八回 拥宜城矫诏抗王师 战襄河同心擒水贼	80
第九回 首鼠两端仲元被害 沆瀣一气智化遭擒	92
第十回 南漳县内应缚麒麟 西梁山神锋扫莺燕	104
第十一回 通天狐漫天施诡计 彻地鼠掘地运奇谋	116
第十二回 铁头陀毒丸伤七将 女剑侠飞刃斩双梟	128
第十三回 鼠虎争雄鼠能搏虎 江城恃险江水淹城	142
第十四回 白玉堂单擒襄阳王 魏明公巧遇展南侠	154
第十五回 武达文通论功受赏 奇男侠女奉旨完婚	166
第十六回 三侠荣归途分吏隐 五义避世迹混渔樵	179

第一回 恨在心头寻踪觅线 喜出望外诧鬼疑神

话说智化与钟雄定义，将眷属悄悄送至方山。私事已了，众弟兄聚在军山水寨，痛饮数日。

展昭便与蒋平商议起程，同赴襄阳。钟雄因军山地方广阔，恳求智化留山帮同管理。智化亦自有一个怀抱，且恐钟雄一勇之夫，或有疏失，便一口应许。

次日，钟、智二位就山寨里做个饯行筵席，送众侠义下山。众人喝得半酣，起身辞行。钟雄、智化亲自送到湖干，派喽拨快船数只，送到渡口。

陆彬、鲁英等上了岸，便邀众侠义到陈起望盘桓几日。展昭、蒋平惦记着巡按病体初痊，护卫单薄，兼之卢方思念五弟，日夜哭泣，必须速回襄阳设法宽解，遂向陆、鲁说明。陆、鲁自回陈起望去。

众侠义一路趲程往襄阳进发，晓行夜宿，不日已到襄城。其时姜铠已由小道径回军山。沙龙、艾虎自然要先到方山看看眷属，便不进城，取路径赴方山。众侠义是夜行人规矩，直等到薄暮进城。同到巡按府的是展昭、欧阳春、丁兆蕙、蒋平、柳青五人。

早有公孙策同二爷三爷出来迎接，都一一问候。楞爷便道：“四弟，你只顾在陈起望耽搁，难道忘了大哥病体未愈么？”蒋平等急急入房去看卢方。只见卢方骨瘦如柴，一见众弟兄，勉强坐起，便一手拉住蒋平道：“四弟，你也来了。快快设法与五弟报仇要紧！”蒋平又是着急，又是悲惨，只得指点道：“大哥，且与众弟兄相见，慢慢商量。”卢方一翻身下地，便向南侠跪倒，谢其盗骨被陷之情，吓得熊飞还礼不迭。卢方起来，众人正要与他见礼，见他又复跪倒，向柳青行礼，口中带着哭声说道：“柳贤弟，想不到你与五弟如此义气！”

我等与他结义一场，至今不能报仇，实无面目以见贤弟！”柳青慌忙跪下，将卢方搀起说：“同是弟兄，报仇一节是大家分内之事，何分彼此！大哥何必如此见外。”众人才与卢方相揖坐下，公孙策便问收伏钟雄之事如何，蒋平始细细说明，并将钟、沙两家现已在方山安插的话说了。公孙策道：“前者老夫人遣人来襄，因知大人忧郁成病，甚不放心，留下小公子，却遣夫人来此照料。依着大人主意，说襄阳不是善地，要将夫人立刻送回。无奈母命难违，夫人亦不放心回去。大人虽已病愈，身体尚是软弱，家眷又来衙内，更须护卫严密，所以甚盼众位前来。”展昭便问：“现在奸王处有无动静？”公孙策道：“从前襄阳县是奸王之党，替作鹰犬，被大人因公参劾，所以襄王处少一耳目，消息不灵。现在新选的知县尚未到任，料来巡按在此，新到任的自不敢勾结襄王了。邓车遭擒以后，襄王一时未敢启衅，惟闻防范甚严，竟无处可以下手。大人亦因此愁眉不展。少刻见了大人，再细细斟酌罢。”正说话间，雨墨传请众侠义到内书房相见。公孙策陪了众人进去，颜巡按已迎在书房门口。彼此见礼已毕，巡按指着上面。见壁上挂着白玉堂的小像，画得神采英爽，凛凛如生，是巡按亲笔。

案上供着瓷坛，摆列香炉烛台，时新菜蔬果品，就请众英雄上香行礼。然后与欧阳春、丁兆蕙、柳青一一问了姓名，深致仰慕之意，依次坐定。巡按略问陈起望军山情形，展昭照前说了一遍。巡按洒泪道：“众英雄将骨殖盗回，固属朋友高义。但公事私仇，总以捉拿襄王为主。偏值圣上仁慈，非有谋逆确据，不能拿问，非得了盟书，无从证实。众英雄务必同心协谋，助我一臂之力。”众人都道：“无论国家公事，理当效劳，即五弟之仇，一日不报，某等亦无颜为人。自然同心设法，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公孙策见话渐渐紧了，便

道：“今日且歇息一天，从容再议。酒饭现已齐备，且请众位到外间细谈。”巡按说：“恕病体初愈，不能作陪。”送出众人，仍到卢方卧室。

少顷，公孙策请众位入席饮酒。卢方勉强举杯相陪，无精打采的，真是一人向隅，举坐不乐。众弟兄也就草草饭罢。卢方同三义入室叙话。

公孙策邀欧、丁、柳、展四人到他书室中，便对展昭道：“白五弟之事，我已密禀包相。只因大人与卢大哥报仇心切，深恐性急误事，欲请相爷劝阻，至今未有回信。今日大人光景，见众弟兄到来，便有刻不可缓之势，只却如何是好？”展昭便道：“冲霄楼虽经智大哥、白五弟探过，五弟已死，智大哥如此灵巧，也不能得其机括详细。若冒失前去，于事无济，徒送众弟兄性命，丧众弟兄英名，岂非中了奸王诡计。依小弟愚见，总要勾结内间，探明实情，方可下手。前与智大哥临别时，曾托他密书问沈仲元，且待回音，再作举动。目下巡按处，须得先生设法解劝延宕，卢大哥处须得蒋四弟设法解劝延宕，不知众位以为何如？”柳青接口道：“展大哥所说，原也老成。但我们侠义勾当，只凭义气上该做不该做。如是该做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也不必顾他利害。现在白五弟因探楼而死，若不替他报仇，如何算得侠义？依小弟愚见，蒋泽长机变百出，尽可去得。莫如今夜请他前往一探，安知不得些消息？如坐待沈仲元回音，知他真心假意？万一奸王做成圈套，逼着沈仲元引诱我们，岂不更受其赚？”众人听他说得词严义正，难以回答。公孙策暗道：“这人名叫‘白面判官’，打的竟是官话，该叫‘铁面判官’才是。”

正踌躇间，蒋平从外悄悄进来，便对柳青笑道：“柳贤弟，你又给劣兄招揽买卖了。这冲霄楼却不是九节松、五峰岭可比，便是那断

魂香也全然无用。我姓蒋的除了会水，如何及得五弟胆量本领呢？一去断然送命！那时柳贤弟除不肯哭我，还要说姓蒋的只会偷簪子，那会偷盟书？岂不成了个无用的贼鬼么！我是不去，另请高明罢。”说得众人都笑了。柳青瞪了蒋平一眼，也笑道：“你原来亦有不能的日子！贼张贼智，也只好吓吓姓柳的罢了。”蒋平道：“我看巡按同大哥口气，此时除是五弟活了，方肯缓办，不然终日哭闹，以后不用过日子了！方才劝了大哥一回，丝毫不动，反说我无义气，故意推托，真真教我急死。不但柳贤弟教我探冲霄，无此手段；便是展兄教我劝住大哥，也无此口才。适才大哥睡下，我悄悄过来，正要求教一个长策，不想诸位反栽埋在我身上。如今还得公孙先生神机妙算，想个挽回的法子方好。”众皆默然。北侠道：“此仇断无不报之理！与其空言展宕，不如赶紧打听襄王处动静，再作理会。四弟认识雷振父子，何不从八宝庄一探？”众人道：“舍此亦无别法。”

到了次日，蒋平起个清早，取了随身暗器，径往八宝庄而来。到晌午时分，已到庄口，认明雷家，轻轻扣门。听得雷振咳嗽几声，出来开门，一见四爷，满脸堆笑道：“恩公，何事到此？请到里面献茶。”蒋平坐定，便问：“令郎在家否？”雷振道：“今日正是他值日。”蒋平甚为纳闷，良久道：“能给信请他来庄否？”雷振说：“事有凑巧，王府向来五日一班，小儿明日恰好下班，一定回庄。恩公如不嫌草舍，且权住一宵，候他回来如何？”蒋平无奈，只得住下，与雷振说些闲话。晚间，这老儿宰了一只鸡，沽了一壶酒，买些菜蔬果品按酒之物，摆满一桌，殷殷勤勤的相劝。蒋平有事在心，酒不尽量，便告醉要饭。饭罢，只推疲乏。老儿叫声：“安置。”亲自展被安枕，请四爷歇下，然后拄杖自回房内睡去。蒋平心中辗转不能

成寐，直到五鼓方才合眼。起来已是日上三竿，雷振已在门外探过数次，连忙舀水请四爷净面，摆上早饭。用罢，在堂屋陪着说话。

直至下午，雷英始由城回来。蒋平赶忙接出，各道想念。雷英又请老儿到街办了酒菜，款待四爷。饮酒中间，以话套话，才动问冲霄楼情形。雷英便道：“小可自认识恩公，便有弃邪归正之意。无如在襄王处官卑职小，不能到机密地方，所有楼中机括利害，亦止听得值班诸人传说，并非小可在恩公前藏头露尾。小人父亲受恩公救命之恩，如若恩公不嫌弃小可，就此拜恩公为师。以后诸事可以倾心吐胆，交给小可办理。”蒋平尚欲谦让，雷振便将椅子摆在中间，将四爷拉上椅子，雷英已直拜下去。拜了四拜，口称“师父”。蒋平见他父子志诚，只得受了。重复入席，便说：“巡按因圣旨相谕迫切，急于要得盟书，值班诸人有无英雄义士可以联络的么？”雷英道：“值班的大半是江湖亡命，名在盟单，都望襄王起事，可以封侯荫子，那里联络得来？”蒋平道：“闻得有个小诸葛沈仲元颇知大义，你与他相识否？”

雷英说：“此人从马强处来，刺巡按刺太守都有他在内，未敢信其为人。”蒋平便不再问，又询襄王近日举动，雷英道：“王爷两步行刺未成，反折了两员勇士。有府内一二相识，传说王妃元氏却甚贤德，屡屡劝他收心安分，王爷不但不听，反生愤恨，时时反目，以致王妃气郁而亡。王爷本多内宠，全不在意。这数月防范巡按更严，却因巡按处能人甚多，未敢造次下手。”蒋平谆嘱，遇有要事速来送信，雷英一口应诺。说话之间，更鼓已动，蒋平便告辞欲回。雷英父子尚要攀留，当不住蒋平公事紧要。拽开脚步，直到黎明城门才开，便已进去。回至署中，众人听了，惧各闷闷。

恰好沙龙、艾虎于前一日到了，在金辉处住下，来访众弟兄。北侠便叫艾虎到沈仲元处走走，探个消息。艾虎迟至第四日，方与沙龙到巡按府回话，说：“第一日在王府左近问问，都不知道他住处。第二日在酒肆内坐坐，才知他便住在府中，又未便到府门上找他。是我想了个主意，说他家中有书带来，找他见面。沈仲元精细得很，细细盘诘，才约定昨日在酒楼相见。他见了是我，面色不定，半晌才说，现在襄王改他做了参谋，不值日了，就值日也止能到木城。楼上轻易不准擅入，闻说楼中步步全是机括，乃是军师魏明公所制，除是他才有破法。此人绰号通天狐，广有机谋，是襄王第一亲信，全然不知忠义，如何勾结得过来？且向与沈仲元不合，因他两次行刺无成，安然回去，魏明公就此进了谗言，所以奸王渐渐疏远于他。

若不是师父托他内应，他早已高飞远举了。现在师父处他也不肯通信，并嘱我不必常去，怕是走漏风声。说完，便忙忙走去。我看他说话吞吐的很，鬼鬼祟祟，畏首畏尾，听的不耐烦了。要不是师父的旧交，我就要损他几句。看此情形，无从打听确信。不如大家努力硬撞。现放着义父同诸位叔叔，就是有些机括，何必怕他？包管一到成功。”北侠笑道：“你真是孩子话了！拿你五叔那般武艺，身入重地，尚为铜网所害。你却不要冒失，妄送性命！”又嘱付沙龙不可令艾虎撞醉，乘兴私探冲霄楼，沙龙答应了。艾虎大是扫兴，坐坐就与沙龙回去。卢方惟有连声叹诧。众人无计可施，都各默然。

接着新选襄阳县到了，便是白玉堂救出尼庵的汤梦兰，已经中了进士，选了此缺。他性情拘谨，却是个守正不阿的君子。先见了知府金辉，金辉命他到任便过来参谒巡按。巡按问问履历，嫌他初入仕途，恐未谙练，怕不胜襄阳繁剧。谈了一回，看他少年老成，书生本色，颇觉惬意。送茶出来，照例拜望公孙策。

汤令尹甚为周到，闻得巡按府有众侠义在此，便遍投了名刺求见。除卢方愁病心烦，不愿见客，众人便都到公孙策处相会。北侠一眼望见，暗想：“原来就是尼庵的汤相公，发迹做了知县了。这人倒是个正经人，看他还认得我否？”口中却不便说破。汤令尹周旋几句，看着北侠，有些面善，想了一回，才问道：“欧阳兄曾到过杭州么？”北侠笑说：“到过。”汤令尹想着是了，忙道：“弟微时在杭州一个尼庵被困，有二位英雄先后到来解救，匆匆未问姓名，莫非就是欧阳兄么？”北侠道：“我是领小童进来的。”汤令尹连说：“幸会！”忙忙起身致谢，又问：“那位少年英雄现在何处？是何名姓？”北侠叹口气道：“可惜汤兄迟到了三个月！此人姓白，名玉堂。”指着韩、徐、蒋道：“便是他们陷空岛五义之一，天子赏了四品护卫，来此帮助巡按大人，往探冲霄楼，已被襄王害死了。”汤梦兰大惊道：“白护卫名满京都，不想就是救我之人！可惜如此年少英雄，竟尔不得善终！”说着连声叹气。正是读书人心肠软，连泪都掉下来了。众人见他诚挚，也都伤感起来，互相叹息一回。

梦兰因新到任，事烦，告辞而去。择日又备了祭席，亲自到白玉堂灵前致奠。在汤梦兰却不是揣摩上宪，此一举倒合了巡按脾味了。四义谢过，巡按留他在内斋，细谈玉堂生前许多好处。梦兰劝慰一番，方才告退。

展昭是精细绝顶的人，想着众人互相纳闷，于事无益，襄王处断不能不生事。闲着在巡按府四围踏勘。墙垣大半失修，后面有个小小演武场，一条箭道却甚辽阔。便与公孙策计议道：

“从来两国相争，尚且说能守然后能战。现在且不说我们找他，他若来犯我们，这座巡按府如何守法？可以传些匠人，把墙垣都培高些。”公孙策道：“何尝不是，从前白老五也曾提过。巡按体恤属

员，将就下去，到丢印后还自怨自艾呢。我们就与汤令尹斟酌去，也不至过于骚扰他。”梦兰十分认真，即日勘估，便动起工来，就是展、欧二人帮着监工。

展昭又去找了沙龙，问他：“渔猎户约有多少？”沙龙道：“共有二十四家，壮丁却有三百来人。”展昭便与公孙策回明巡按，要抽些来操练，保护衙署。就安顿在演武场中，也不致惊师动众。巡按应允。沙龙回到方山抽了二百余人，分一半到巡按府，一半留在府衙。府衙是焦孟管带，巡按府是史云、龙涛、姚猛管带。展昭还嫌人少，却因襄阳城内城外襄王党羽居多，不敢胡乱招人。派史云、龙涛、姚滔，到邓城、光化、谷城一带，陆续招了三四百人，一半屯在演武场中，一半屯在衙前一座净因寺内。那衙前庙宇不少，其余不过小小庵院，惟有此寺是南朝敕建的，极是广大禅林。

众英雄借此消遣，不觉混了半月有余，卢方的病经韩、徐、蒋终日劝慰，展、欧、丁、柳也时时譬解，公孙策尽心调治，居然饮食渐增，不十分消瘦了。恰好包公信回，大致说白护卫冒险殉忠，可敬可悯；嘱巡按不可性急，众义士尤不可恃血气之勇，再蹈覆辙。巡按向来敬包公如神明，虽是报仇情切，见了此信，殊觉嗒然。反反复复的看了又读，读了又看，如痴呆一般。

公孙策在旁，得了主意，就势将襄王防范严密，众英雄为难情形，曲曲折折说了一遍，算把个巡按挤得没法。这才请众侠义进来说道：“我与白贤弟义同生死，与诸位一般。前非白贤弟相救，休说无此一官，连夫妇性命均属不保！此番又因我丢印，以致白贤弟遭其毒手。我初意急急报仇，拿获襄王后，辞官不做，送他骨殖回乡安葬，从此挂冠养母，以终余年。不料包恩师来谕如此淳切，倘因我逼迫太过，众英雄再有蹉跌，我更上无以对君相，下无以对众位。但此仇早

晚总要图报，且请众位缓缓商量，求一万全之策。”卢方一面听着，一面流泪不止。展昭便道：“事难逆料，且待某等下去相机办理。”众人见巡按凄然不乐，少坐亦即辞退。

蒋平就势劝卢方道：“五弟身后报仇，是一庄事；安葬立嗣，是一庄事。记得五弟胞兄有两个儿子，长名白璨，幼名白玮。大可把小的继与五弟。大哥病体略愈，如何能前去厮杀？依小弟愚见，亡人入土为安。莫如大哥同二哥送五弟骨殖回家，与他嫂嫂商议承嗣，我与三哥在此，随着众弟兄设法报仇，岂不两全其美。”众人闻蒋平之言，均极力向卢方怂恿。卢方想了一想，株守多时，毫无机会，四弟之话也颇有理。骨殖久在衙内，诸多不便。况柳青与五弟，不过一个酒食征逐的朋友，尚且作七日道场超度灵魂，我们弟兄一场，仅在此随着巡按朝夕奠祭，未尽一点诚心，亦不象事。且先回去将他安葬立嗣，那时巡按如不能报仇，我愿倾家荡产，拚了命干他一干，务必与襄王决个你死我活，以慰五弟于地下。”便应允了送灵回里。

蒋平托公孙策回明巡按。颜敏初意不愿，公孙策宛转相劝，并说：“卢方病体虽愈，尚宜令其回乡疏散疏散，不然仍恐忧郁复病。”巡按无可奈何，只得依他。就请四义进来说定，卢、韩两位送灵后，即行回来相助报仇。又赠银三千两，为白玉堂办葬之费。俟立嗣后，自己襄阳事定，还要亲到金华祭奠，替他嗣子立个家业。卢方道：“五弟家道甚是充足，至于葬事，卢方意在一力承担，以尽弟兄之谊。大人此款实不敢受！”巡按道：“彼此都是弟兄，何分尔我？此乃赠与白贤弟的，诸位不必推辞。”卢方等只得收下。

四义退去，大家商议起程。楞爷嚷道：“偷骨殖不要我，送骨殖也不要我，难道大哥二哥与五弟是弟兄，我便是个外人？”蒋平没